



凝聚城市精神

□ 王毅

追求一种常态改善和常态积累，把重心真正放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和美感之上，而不是那种形象工程和城市建设强迫症

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提炼城市精神，培育城市文化，已成为有思考的城市管理者的追求。

在我看来，城市精神的凝聚，城市文化的发展，本质上不是一种政绩层面的宏大叙事或运动浪潮，更不是修辞或表述上的出奇制胜、精雕细琢、一语惊人，而是城市自然环境、城市历史传承、城市居民生态、城市管理质量四个方面的常态积淀。

城市的空间在扩大，城市的自然面貌和建筑面貌在改观。海岸在填海，山地 in 劈山，山林和地下都在拓展，大量的老房屋，甚至是房龄不会超过20年的房屋都被夷为平地，为更具有经济价值的建筑腾出空间。城市的体量、流通量和生产能力都在增加，根本上体现为GDP的增加。然而，在这种经济总量的增加中，却有着这一切是追求什么价值的观念，有着一个深层文化理解的定位问题。

有些人往往有一个似乎驳不倒的理由：经济规模扩大才能带来巨额的税收，有了钱才能谈得上建设城市——包括文化建设和生活改

善，才会有令人啧啧称奇的“城市精神”。真的只有这样一种单向思维的道理吗？在当代环境哲学和城市管理思维中，有一种理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广泛共鸣：经济活动的体量与人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生活感觉并不是正比关系，并不是水涨船高的关系。

笔者所在的城市，10年前，甚至5年前，不仅蓝天碧海、优美大气，也基本不堵车。现在看一看，市内基本上没有不堵车的地方，行人和居民摇头叹气。城市管理者为了应对，基本思路是把城市改造为大马路和大停车场。马路由四车道变成六车道，人行道由两米变成不足一米；原本幽静，有家园之感的街巷，邻居们可以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的地方，现在道牙子被削平，变成了整齐的停车场，留给行

人的只有侧身挤过的几十公分通道。发展汽车产业，扩大汽车销售，甚至是增加汽车维修企业，这些的确都可以带来GDP和税收的增长，但它给看得见的城市面貌和人们心中的城市精神带来了什么呢？城市管理者在这方面应该有治本的建设思路，而不是忙于扩大经济体量，然后忙于应对它所带来的难办问题？毋庸讳言，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在怎样理解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本质上，政绩之观和百姓之感是大为不同的。

美国学者雅各布1961年写过一本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提出了“城市生态学”，强调“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指出“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

们血液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牺牲品”。她主张“必须改变城市建设中资金的使用方式，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自然积淀的精神面貌和性格气质，城市文化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状态的缤纷展现，这些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活化、平民化和常态化的东西。一座城市各种文化因子碰撞，交融之后形成的斑斓，宽容的特色，要通过日常生活、普通市民、普通游客的生活感受和所见所闻显示出来，历史和时代的深层内涵和逐渐变化要体现在普通人和日常事之中。所有这些都，处理得好的话，会以独特的审美形式呈现出来。

所以，追求一种常态改善和常态积累，把重心真正放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和美感之上，而不是那种形象工程和城市建设强迫症，一座文明、健康、有人情味、有亲切感，繁荣而适度的城市，定会以这种清醒态度和实践处理赢得外面世界的尊重和称赞，更为本地居民带来真正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神曲“神”在哪

至少这些神曲代表着中国音乐的开放融合以及娱乐大众的心态。这也是流行音乐发展中必不可少的。

□ 成子右

神曲《小苹果》早已攻陷全国各大广场，成为广场舞的精选曲目，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年神曲之冠。最近，《小苹果》势头强劲，更是漂洋过海叩响了世界流行音乐的大门。

11月24日，2014全美音乐大奖(AMA)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神曲《小苹果》斩获“年度国际最佳流行音乐奖”。筷子兄弟也在颁奖礼现场热舞《小苹果》，台下的泰勒·斯威夫特、卢克·布莱恩等流行音乐明星跟着旋律尽情摇摆。

神曲年年有，今年特别多。鹿麦郎的《我的滑板鞋》、王蓉的《小鸡小鸡》、大张伟的《胡撸撸瓢儿》、至上励合的《鸭梨大》，再加上《小苹果》，让听众不停地“忐忑”，但又禁不住随着这些洗脑音乐摇摆。这一大批走红的神曲，到底“神”在哪里，能让听众如此“欲罢不能”？

单看《小苹果》这首歌，复古迪斯科、洗脑旋律、简单易学的舞蹈动作，很容易带动听者神经，随着简单的节奏一起摇摆。在这种情况下旋律其实比歌词更重要，否则鸟叔怎么用韩语征服全球听众。

说到歌曲，人们不禁要问筷子兄弟的成名曲《老男孩》还算内涵丰富，甚至引起了一票听众的共鸣，纷纷追忆起青春年华。如今《小苹果》的歌词简单，低龄化，甚至有点“脑残”，让这首歌曲被音乐爱好者中的“歌词控”指责为“低俗”。

有歌词的神曲被诟病，没有歌词的神曲也让人“爱恨交加”。另一首今年推出的神曲《小鸡小鸡》同样成功走出国门，引起海外流行音乐圈的关注。整首歌以鸡叫声的“咕咕咕”为内容，让听众不得不吐槽：难道这也叫歌？

然而，这首歌的MV在海外网络点播量惊人，美国《时代》杂志网站还为此撰文：“2012年，韩国歌手鸟叔用一首大热的《江南Style》，为荒谬但是极具洗脑神效的MTV立下了极高的标杆，让任何人都很难超越——但是现在看起来，一个中国歌手正在发起攻势……”

发起攻势的不仅仅是王蓉一个，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搭上神曲的边儿，神曲层出不穷。比如鹿麦郎的《我的滑板鞋》正在以病毒传播速度一般席卷整个互联网。

神曲被赋予新定义，应从龚琳娜的《忐忑》开始。这首先锋的艺术歌曲，因为太过“异类”，被大众解读成“搞怪”，加上演唱者夸张的表情及肢体语言，被模仿并广泛传播。婚礼上，聚餐中，经常可以看到自发模仿演出的各种版本，以前是《江南Style》，现在是《小苹果》。

神曲的“可怕”，在于它可能随时随地出现在地铁乘客的手机中，与朋友聚餐的火锅店、楼下广场上的大喇叭，旋律萦绕良久，让人躲避不及。有人说是因为神曲的旋律激发了脑垂体内的某个敏感神经，让人摇摆不停。还有人说是因为神曲的歌词十分直白，旋律简单粗暴，听觉神经容易记忆和复制。

像神曲这样一诞生就存在争议的音乐类型能够得到越来越多听众的下载，甚至得到美国粉丝的认可，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从编曲到歌词再到MV的演绎，神曲通常被贴以“低端”、“庸俗”的标签，更入不了专业音乐人的法眼。

当然，中国流行音乐需要更多的林夕来填词，更多的小虫来作曲。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了几十年，在国际乐坛仍排不上号，如今却被这几首神曲带领着漂洋过海与国际顶尖音乐人有了“亲密接触”，不免让音乐人觉得尴尬。

换一个角度看，也许这没那么悲哀。关于神曲的专业评价另当别论，至少这些神曲代表着中国音乐的开放融合以及“娱乐大众”的心态。这对于流行音乐来说，也是必不可少。在今天紧张竞争的环境下，神曲带来的“娱乐精神”和“自嘲精神”，又何尝不是一种解压？正视“神曲现象”，对神曲没必要那么苛刻。



起于科学 敢于幻想

我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地球上的科学家们都在干嘛？

□ 雨逢

前段时间的《后会无期》中有句台词说：“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谈什么世界观。”并不是说未曾亲眼观过世界的人就没有世界观，世界观说白了不过就是人脑在接收到各式各样信息后逐渐建立的一种主观意识。

构建我们世界观的信息来源分为两种：亲身经历的相对真实信息，以及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得到的相对虚拟信息。要颠覆一个人已形成的世界观谈何容易，因为已形成的世界观决定着你能看到什么(这里所指的“看到”不是我们睁眼面对的客观世界，而是经过大脑过滤后的信息)，而你看到的又继续刷新你的世界观，这是一个循环。

克里斯托弗·诺兰生长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的世界开启了探索宇宙的狂热状态，这对尚未完成世界观组建的诺兰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他对科幻的追寻脚步。从《记忆碎片》到《盗梦空间》，再到《星际穿越》，相信影迷们早已习惯诺兰式烧脑影片的基调，在入座影厅后就振奋精神准备迎接一场脑力比拼，更有甚者在观影前就做好了物理学基本知识的补充预习，只为了能更迅速地从诺兰展现给我们的影像世界中找出有效线索。

当然，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也会有1000种星际穿越。虽然诺兰在影片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宏大的宇宙观，我却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地球上的科学家们都在干嘛？

看过《星际穿越》的看客们一定不会忘了那个米勒星球上一小时等于地球上7年的相对论，库克一行人在米勒星上只停留了数小时，地球上已度过23个年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23年后的地球除了环境更为恶劣，其他方面——科学水平也好，医疗水平也好——完全像是停止了前进，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我们的科学技术正在以细胞分裂式的状态飞速发展着，从电力的发现到第一台计算机的问世虽然历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那只是由于科学刚起步的条件限制。看看这个世纪以来的科技发展，是多么的惊人！让人无法想象下一个10年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能预想的是，不会如影片中出现的那样，仿佛又回到任由大自然侵蚀而来手无策的蛮荒时代。

可是如果按照这种保守的想法去严防死守每个细节，似乎又少了影片结尾人类终于找到可以生存的星球的那种好莱坞式的震撼和感动。科幻虽是起于科学，但也需敢于幻想。

无自拍，不成活？

手机越智能，人们对设备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生活的圈子也就越小。

□ 牛瑾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去年在评选年度热词时，众多编辑罕见地一致将票投给了“自拍”(selfie)一词，数据显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较之上一年度足足增加了170倍；

近日，在孟加拉国举行的一场促销活动中，1151名当地居民拍摄了一张单张自拍照片，创下了全球人数最多的单张自拍照片的纪录；

丹麦的一位艺术导演日前开了一家创意“自拍”博物馆：她把智能手机放在古老的肖像画面前，画中的人物就像在自拍一样，然后将照片汇总到博客展出，大受欢迎。

自拍，已经成为时下“热得发烫”的话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66.5%的受访者有自拍习惯。在许多旅游景点，我们也经常

看到拿着专业“自拍神器”的各色游客，将镜头对准自己，微笑，然后轻松点击，完成自拍，即使身边有同行旅伴。似乎，我们生活在了一个“无自拍，不成活”的年代。

“自拍”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839年，美国摄影师罗伯特·科尼利厄斯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自拍照。只是，那个时候照相机还没有在普通人中间普及，“自拍”或许只是种行为艺术。2002年，一名澳大利亚青年在网上发布了一张嘴唇特写照，并称之为“selfie”，自拍这种娱乐方式自此开始发展蔓延。

现代自拍潮的兴起是与社交网络繁荣和智能手机革命密不可分的。在这个全民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日益轻便的数码相机、越来越智能的手机为自拍做足了器材保障，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达提供了展示平台，美图秀秀、百度魔拍等软件又让修图美颜变得更加简单。于是，才有了如今微信朋友圈中吃饭的、购物的、旅行的自拍照，再配上一两句或抄来的或自编的“心灵鸡汤”，立刻就显得“潮”了起来。

我觉得，自拍“身上”的孤独味貌似重了一些。手机越智能，人们对设备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生活的圈子也就越小。当通讯设备远没

拒温柔，要激情

首先从安全考虑，我们的体育课就变得分外温柔、缠绵起来。

□ 李尚飞

中小学的体育课，不但担负着锻炼学生身体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传播体育精神的重任。对于中小學生，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它包括意志的培养、精神的冶炼、道德的提升、内心的丰富、心理的强健，等等。很难相信，一个身体孱弱的人会拥有勇敢、坚定、乐观等积极情绪；很难相信，一个远离运动的人会有灵活、机敏、昂扬等可宝贵品质。

当前，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大，可供他们在校开展的活动也是越来越少。除了短时间的跑操之外，学生为数不多的运动机会

去掉秀，留下真

电视终于走出“选秀”和“虐星”的怪圈，开始让观众感受“正能量”。

□ 何龙妹

当下的周五综艺档异常火爆，最吸引人的当属深圳卫视的《极速前进》与湖南卫视的《一年级》。这两档综艺节目在创作背景、环节设置和主角选择上各有不同，但在深入生活、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等方面却是异曲同工。网友反馈最多的关键词是“快乐、温暖、感动”。真人秀依然在不断地学习借鉴中改变着，也终于走出了“选秀”和“虐星”的怪圈，开始让观众感受“正能量”。

从最初的《超级女声》到即将开启第三季的《我是歌手》，从《星光大道》到近年来大火的《爸爸去哪儿》，中国的真人秀经历了十年的成长，形式越来越多元化。

就是体育课了。可是，我们诸多学校的体育课，变得越来越凝滞，越来越呆板，越来越单调。

作为力量型的运动，比如铅球、铁饼、标枪等，已经早已消失不见了；作为速度型与耐力型的运动，比如短跑、中长跑等，也被搞得不伦不类，只要听到学生几声哀叹，训练马上停止；作为技巧型的单杠、双杠、跳箱、跳高等，基本上也与学生无缘了。多的是整齐划一的健美操，身体不相互接触的羽毛球、乒乓球。就是篮球、足球这些必须面对的课，体育老师也在一边胆战心惊地看着，唯恐“闹出什么乱子”。

学校这样做，自然首先是从安全考虑：跑得太大，说不定哪一个心脏病犯了；跳得太高，说不定落下把脖子折了；碰得太狠，说不定把哪一个搞得骨折了。所以，不但体育课不能开展这些活动，就是相关的体育设施，也被小心地收藏起来，唯恐哪一个学生出其不意地闹出安全事故来。如此一来，我们的体育课就变得分外温柔、缠绵起来。它来得优雅，来得轻松，仅仅四十多

从单纯的歌唱、舞蹈发展到竞技、美食，从录影棚走向了室外，从普通人变成了明星。为了迎合市场的口味，纷纷采用明星作为节目嘉宾，拍摄场地也都不惜成本地选择在户外。

既然叫做“真人秀”，“真”就是看家本领。《极速前进》虽然以竞技为主，但仍有一条副线，即8组明星经过五国十城无数任务的PK，末轮淘汰，最后决出总冠军。全心全力的“真”拼搏成为节目贯穿始终的看点。变数是名次将随着比赛者各个环节的表现瞬息万变。“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年级》中的表现也十分显著。近100台摄像机大都隐藏起来，完全靠孩子的“天然萌”吸引观众，第一期节目马皓轩妙语天成的“放肆找”已成为播出后观众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追求真善美是节目的永恒价值。两个节目，都是没有剧情更胜剧情。《极速前进》的为爱勇敢，《一年级》孩子的纯真天真，都在不经意的瞬间触碰观众内心的柔软，形成温暖的共鸣。



有如今这般发达的时候，人们渴望面对面地坐下来，听听对方的近况，也聊聊自己的改变。而现在，人们更习惯在别人的朋友圈里点赞、发评论，真正聚到一起后，反倒忘记了怎样沟通。自拍这种不求人的方式成了交流的重要手段。

另外，自拍带来的分享味似乎过于浓烈了一些。很多人已经进入了疯狂自拍、每天晒图的状态，然后就等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亲们“点赞”、给好评。对他们来说，自拍绝不是“为自己而拍”，而是“拍自己给别人看”。“赞”的数字越高，他们的心理愉悦程度就会越高，由此导致在铁轨上自拍逼停火车、被困半山腰也要自拍极端事件时有发生。或许，这种迫切渴望外界肯定、欣赏的行为已经是种叫做“网络分享压迫症”的病了，是病就得治啊！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要传达“自拍是个坏东西”的观点，只是觉得自拍要有度，要处理好自拍与他人、与公共的关系罢了。只要不越界，既能满足自恋的那点小心思，又能增加闲时的谈资，自拍又何妨！或许，当这篇杂文见诸报端的那天，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给自己和这篇文章来个自拍，但是仅供珍藏。



分钟，多的是学生坐成一圈的嬉笑，多的是三三两两悠闲的散步，总之与体育课应有的汗水、呐喊、拼搏、激情无关。如此性质的体育课再加上其他原因，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满身赘肉，动作呆板，行动迟缓，害怕挑战，更莫说精神层面上的软弱了。有一位体育老师感叹地说：“现在的孩子，根本不能摔倒，一旦摔倒，压根儿不会不自觉地保护自己，一摔就出问题。”因为不经常运动，因为缺乏挑战性的运动，所以“一摔就出问题”；因为害怕“一摔就出问题”，就逃避必要的运动。这基本上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还是应该让体育课充满热血和激情的。如果完全从安全考虑，我们对待体育课仍然只是着眼于目前唯恐发生的小的伤害而忽略了孩子们的将来。孩子们总有一天会长大的，总有一天要独自闯荡的。社会和家长应该对学校报以宽容的态度，容许一些小的磕磕碰碰发生，如此，学校才不至于因噎废食，过度谨小慎微，孩子才能有一个更为健康安全未来。



曾几何时，真人秀被眼泪淹没。好像没有故事便不能站上这个舞台，没有哭诉便不能登上荧屏。当电视节目的“苦情戏”多过影视剧，甚至比戏剧更精彩时，真人秀便开始失去了本真，完全的成为了一场秀。虚假的感情不但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反而会造成大家的反感。负能量的节目充斥荧屏只能给观众带来持续的“低气压”，同时还会阻碍真人秀节目的发展。据统计，电视综艺的固定收视人群大多集中在35岁以上，这些人在面临生活和工作的多重压力下，没有人希望打开电视的娱乐时间还被负面情绪所感染。真人秀节目要想拉动收视人群，做“正能量”真感情的东西是极为必要的。

“虐星”可以短暂地抓住眼球，但明星受虐程度和收视不成正比，这一手法依然不能成为主流；“炒作”本身就带有夸张和镜头式的放大化，与真人秀的特色不符。真人秀去掉了“秀”，留下的“真”才能触动人心。我们需要更多能够带来正能量的节目带给观众“真善美”的感受。主打“真善美”节目的增多，赢家不仅是出品方，也是观众。